

登瀛

刊头书法 暂科书
迎接春天 李陶 摄



眼睛里的石头

都说“眼睛里不能揉沙子”，倘若眼睛里有石头，你的感觉会怎么样？我就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把，老实说，那滋味还真的不好受。

十多天前，我的左眼突然“不和谐”起来，感觉像针刺又不像针刺，说是疼又不完全是疼，似乎只能靠频繁眨眼，才能稍微缓解一点。如果那些天看到我，你大概会有些莫名其妙：干什么呢，是暗送秋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

最严重的一天，夜里几乎没能入睡，睁也难受，闭也难受，一句话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半夜起床，悄悄地来到穿衣镜前，用两手撑开上下眼皮，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异物入侵，抑或是眼睫毛长倒了。只可惜，折腾了半天，一无所获。想想也是，年过半百，还有什么可以轻易入得了我的“法眼”呢？

一夜辗转反侧，心想不能再拖，打开手机，翻开通讯录，找到一位姓柏的同学，一个电话拨了出去。同学是眼科医生？不是！他只是一个配眼镜的，但他成天跟眼科医生在一起，熟人总会有吧。咱不图别的，只是不愿排队，不想看医生的脸色。

电话打通了，可惜同学那天有事不在医院，他问了问情况，脱口而出：“可能眼睛里有结石了！”“啊？”我大吃一惊：眼睛里长石头，那还得！“不碍事，让医生挑出来就行了。”同学有点轻描淡写。刚要挂断电话，同学又叮咛一句：不要挂专家号，挂个普通号就行了。“知道了！”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心想。

我没听同学的话，还是毫不迟疑地挂了一个“主任医师”的号。

等主任看病的人，那真叫一个多啊，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快要下班时，终于轮到我了。“哪里不好了？”主任问。我赶紧将早上跟同学说的话，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遍。

主任简单地做了个眼底检查，问：“最近看电脑、用手机多吗？”“还行。”“没什么大问题，注意休息就行了，不要老是玩手机。”刚起身要走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会不会是有结石啊？”“你说有结石？再坐下让我看看。”主任将我的上眼皮一个劲地往上翻，让我死命往下看。“还真有一个，都快掉下来了！”在助手的配合下，只几秒钟的工夫，一颗亮晶晶的结石就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眼睛里的石头，算是顺利地挑出来了，那种似疼不是疼、想揉不敢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。但不知为啥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心有戚戚，尤其是看到主任开的那一堆原封未动的口服药、外用药，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堵着。当然，这一次，不是在眼睛上，而是在我心里。

生活滋味

响水汪树明

种一畦好心情

在城南，见一户人家门前有两个小菜园，用金黄色的木片加不锈钢扁管围成。细看那菜园子，种的也是极普通的过寒小青菜、芫荽、青蒜。我想，就是全卖了也换不了几文，更抵不上小菜园栅栏的价钱。主人坐在门前阳光下看书，抬头见我满脸疑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我的小菜园围栏好看吧。我种的不是菜，是一畦好心情。”

主人的话让我想起一位老站长。当年，老站长家房前有一小院，那小院实在是小，用我们乡下人的话来说，也就巴掌大。可在那巴掌大的小天地里，老站长居然在西墙角栽了两棵西红柿、四棵大椒、六棵苤蓝。

夏天时，我去他家，见老站长脚着拖鞋，蓝裤衩、白背心，拎着水桶，一水舀一水舀给菜浇水呢，小心得就像拿着小勺给婴儿喂水，慢得又像怕惊扰了菜的下午觉。想想我家一种一菜畦，摘起来就是一篮子，我就对他说：“站长，您种这点菜能吃几顿啊？下次我拖点给您，我家多呢。”站长直起腰，笑着回我：“小汪，我没在乎长多少，我是在享受这过程。每天写作累了，给它浇浇水，看着它们长大、开花、结果，身心轻松多了，心情就格外好。”

是啊，享受的是过程。就像我们写作，有人会问，你们天天看书、写作，在报纸上发表作品，一定赚了不少稿费吧？对此，我只有实话实说：写作是一种乐趣，不是为着稿费而写的。我们写作，也像种菜，把蓝色的稿纸、电脑文档当作一畦田，写下的、敲下的一个个方块字就是播下的种子，一遍遍地修改、润色，就是给它们浇水。当我们辛辛苦苦码出的文章发表了，那种快乐，是别人无法体会的。

在衣食无忧的今天，更多的读书人退休后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：低碳、绿色、健康、悠闲。

作家吴先生儿子一家在苏州，他与妻子在响水老家。前阶段，他听说老房子在拆迁范围，托我为他找一处带小院的农村住所。交代我，最好门前能有一方小菜园，那样可过上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”的生活，没事邀三五文友到家，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”

文友李先生从机关退休后，放着城里的小别墅不住，搬到乡下，修了老屋，拾掇好农具，一身布衣，躬耕田园，当起了农夫，侍弄起房前屋后的小菜园，过起了种菜读书写作的“隐士”生活。

邻居吴爹退休后，工资几千一月，家有三套房出租两套，两个女儿出嫁在外地，按说应该享享清福、吃吃玩玩，可他的乐趣却在种菜。他拾起郊区别人丢弃的小菜园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，贴钱贴工长出的菜也不卖钱，自家吃不了，就四处送人。我们每收到他送的葱啊、菜啊，都忍不住感谢又感谢，老吴爹只是回：“不嫌孬，就拿去吃。”他很享受这份邻里情，也是为这份好心情而忙乎着。

种菜，收多收少已不在乎，他们在乎的是一种生活态度。种一畦好心情，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。

水乡风情

市区夏牧

桃花绽放的日子，喜鹊成双结对，欢娱枝头，喳喳和鸣。喜鹊说些什么不要紧，乡村人家要的是这份吉庆。乡谚云：喜鹊噪，好运到……有没有好运其实也不要紧，要是这份喜上眉梢的好心情。

春野花儿艳

踏青三月，满眼春光，最是花儿艳；花开陌上，恣情芬芳，最是野外美。吸一口水乡空气，五脏六腑舒服极了！

桃花灼灼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桃花，春天的尤物，沉寂了漫长的夏季与秋冬，只为人间三月的一个惊艳绽放。

桃花是艳丽花卉中，最知春来而绽放的一枝红。当二月寒流未绝迹，春风尚未吹至故园时，桃花已经孕蕾，累累枝头；当月季尚在含苞，玫瑰依然含羞时，桃花已经映红家前屋后与河畔。

三月桃花雨，喜气上眉梢。门前栽棵桃花树，春看花艳夏品桃。花谢桃尽叶深茂，浓荫蔽日，午间小憩，赏心悦目，清凉一个漫长的夏季。农家人坐倚桃树下，轻摇蒲扇，清风自凉，比什么都惬意。

桃花开放时，一树粉红，满眼春色。桃花繁茂，缀满枝头。花映春阳，灿烂视野，心生快意，会脱口而出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……”桃花似乎天生是用来比喻红颜之美的。

春桃不仅有花红花艳吉祥色，其花内更含青涩萌果，孕育甜蜜的希望。

桃花绽放的日子，喜鹊成双结对，欢娱枝头，喳喳和鸣。喜鹊说些什么不要紧，乡村人家要的是这份吉庆。乡谚云：喜鹊噪，好运到……有没有好运其实也不要紧，要是这份喜上眉梢的好心情。

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多少年过去，庄户人家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桃花依然保持着本色，让归乡游子平添一分启程又回首的乡愁。

菜花灿灿

春天的乡村，是绿与花的海洋。春风吹麦野，青碧拥金黄，这金黄的就是菜花儿。

菜花的黄，是纯洁的色彩，没有一丝杂色。菜花的黄，是明艳的鲜亮，不藏一分暗淡。菜花的黄，是乡村的名片，无须赘言，便知春光在乡野恣情弥漫。

走在四月的乡村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菜花，最令人惊叹的也是菜花。一堤的菜花，可勾勒出线条的美，一片的菜花，可蔚然出惊艳的美，一色的菜花，可磅礴出绝世的美。磅礴的气势，足以风靡视野。

菜花确可亮丽成景，让春天的乡村成为游客打卡地。近在咫尺的水乡兴化大纵湖，一畦畦垛田一丛丛菜花，金黄诱人，如诗如画。水上游船，缓行花海。红男绿女，如画中点缀。踏青赏花的人们，络绎不绝。

豆花蝶舞

相比菜花，蚕豆豆花是小众化的花。在乡村，蚕豆豌豆没有专门的种植领地，多半点种于田埂、河堤和渠畔，算是小宗农作物，蚕豌豆花儿地位似乎也比油菜花儿逊色得多。但蚕豌豆花并不因此而落寞，相反的是它花形别致，花色俏丽，独特于所有魅力之花而自成一体。

蚕豌豆花儿大体呈双瓣对称形，相似于蝴蝶飞翅，乡村人也叫其豆蝶花。蚕豌豆花色多为粉红紫红或白粉底，点缀有黑色斑饰，色彩分明，恰似蝴蝶展翅般美艳。

蚕豌豆和油菜一样，历经严寒而坚韧。熬过严冬的蚕豌豆苗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命的风采。或许孕育坚硬豆粒的缘故，蚕豌豆花迟发于油菜花。油菜花谢成籽时，蚕豌豆花儿亮相了，它们好像是错开时节的姊妹花，轮流装饰春天的野陌，给田园以锦绣的色彩。

乡村少年是讲究口的现实主义者。蚕豆豌豆可鲜食可做咸，尤其是鲜豆做咸，鲜嫩可口，食而不厌。童仔少年更醉心于蚕豌豆花开。豆花开放，就距可食鲜豆不远了。放学的童仔常常游走田埂间，看蝴蝶翻飞蚕豆花上，醉吻不弃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蚕豆花谢成豆荚，十天半月便渐丰成青豆。贪食童仔会摘取青豆以尝鲜。比蚕豆更具诱惑力的是豌豆。豌豆又分普豌与甜豌，即普通的豌豆和生甜的豌豆。鲜嫩甜豌豆可连豆荚一起入口，嚼而生甜，屡食不厌。

我们的童年，就在这蚕豌豆花开花谢的尝鲜中成长，最终告别花季乡野。多少年过去，那蝶花的美好，依然盘桓心头成乡愁！